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乙集

鄱陽

洪邁

景盧

類編

建安

葉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陰德門

許叔微

素仲誠

林積陰德

朱承議

曾魯公

七星橋

雪香失釵

姚時可

青田富室

天台士子

黃汝楫

鄭庚賞牘

高南壽

陰譴門

林景度

問丘十五

龔丕顯

菊花僊

羅鞏陰譴

不堯父下第

卷之二

禽獸門 附蟲魚

殺生悔過類

牛舍利塔

趙善夢警

盛道者

王權射鵲

虎丘鵠

龍泉張氏

吳氏放鰾

張四海螭

狃屠金三

檀源唐屠

童七屠

卷之三

禽獸門

放生報應類

村中夢驚

二驚我詩

驚逐人

放生報應類

湯七娘

海島大竹

董染工

程立禽報

趙監廟

末福村犬

程氏諸孫

長道漁翁

蝶蝦翁

舒懋蝦蟇

陳五鯽報

食鱗報

鱗山

不食牛報類

李氏登科

顧待問

卷之四

禽獸門

擇楫得子

靈性有義類

主簿畫眉

麻家鸚鵡

馴鳩

向生驢

李母告虎

楊一公犬

李大夫庵

顏氏義犬

龜山孝犬

孫大

全椒猫犬

李氏猫

李大夫牛

義鷓

陸思俊犬

劉承節馬

饒風鋪兵

靈異無義類

張氏燕

杜郎中驢

卷之五

禽獸門

禽蟲異類

廣府大蛇

南京龜蛇

縉雲飛繪

瓦壠夢

趙乳醫

九頭鳥

宣和龍

荆南虎

鼠災

海馬

殺蚕報應類

符離王氏

江陰民

南昌胡氏

張翁殺蚕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乙集

陰德門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于鑿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持一詩來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數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謂臚傳之義耳

素仲誠紹興十五年赴省試罷還丹陽夜夢人叩戶
索叱之曰汝何人夜半敲我門答曰來報省榜耳猶
未信自隙中窺之乃一黃衣人持文書而立欣然啓
閱取其書展讀見已姓名在第二自餘間三四名或
五六名輒缺其一復詰之曰汝所報若此非金榜也
曰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細事否要須有陰德然後
得之大抵祖先所積為上已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
蓋往東嶽會陰德司未圓故爾既覺歷歷記其語甚
異之後奏名果居亞列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之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床簣間
有物礙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錢其中又有
綿囊盛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
主人告以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可令
來上庠相訪仍揭其名于室壁曰某年月日劔浦林
積假館于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已無急公
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于上庠而
林具以告曰原珠固在然不宜私還可投牒府中當
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悉以珠還商府尹使中分之

商亦願林辭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我有矣一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官至中大夫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朱承讓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居中道如廁見一農夫自經而氣未絕亟呼旁近人共解救之既得活詢其故蓋負租不能輸坐繫責限不能脫至就死地豈所欲哉問所負若干曰得數千錢可了朱自檢隨身所賫適有此數即以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值歲夕無以供祭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

議即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終待制衷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當世朱清健康寧及見諸子顯達享甘旨年八十餘乃卒里中至今稱之

魯魯公

魯宣靖魯公布衣時游京師舍於市夜聞隣人泣聲甚悲朝過而問焉曰君家有喪乎何悲泣如此曰非也其人甚悽慘欲言有慚色公曰憂憤感于心至於泣下亦良苦矣第言之或遇仁心者可以救解不然徒泣繼以血無益也其人左右眴視欷歔久之曰僕不能諱頃者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迫不償且獲

罪環視吾家無所從出謀於妻以笄女鬻商人將錢四十萬今行有日矣與父母訣而不忍焉是以悲耳公曰幸勿與商人吾欲取之商人轉徙不常又無義將若女浪遊江湖間必無還理一旦色衰愛弛將視為賤婢吾江西士人也讀書知義倘得君女當撫之如已出視棄與商人相萬矣可熟計之其人跪謝曰某平生未嘗有一日之雅不意厚貺若此雖不得一錢亦願奉君子然已書券受直柰何公曰但還其直索券而焚之彼不可則曰訴于官彼畏必見聽矣遂出白金約四十萬寘其家曰吾且登舟矣後三日中以女來吾待於水門之外公去而商人用前說却之商果不爭及期父母載女來訪所謂曾秀才者舟不見詢之旁舟人言其已去三日矣女後嫁為士人妻公行狀碑銘皆載此事公至宰相年八十及見其子入樞府其曾孫又至宰相蓋遺德所致云

七星橋

衢人之俗送死者皆火化於西溪沙洲上道過一溝溝上有橋夏則為潦水所漂冬則丐者竊板去積歲為行者患苦作蘇長常與人經行熟其故因率諸子入山擇堅石可踐踏者七片布置于溝上於是行

者無滯後數年蘓得暴疾死歛而未葬三日復生家人揭棺扶出即活言初被兩卒追去約行百里到官府縲囚甚多獄具盈塞皆巨石刀劍之類因被治呼叫聲不忍聞頃臬至吏舍一吏亦郡人見之喜曰蘇公汝有陰德合延壽吾當為呈覆蘇曰身執役下里平生衣食無盈餘安能作陰德事吏取簿示之題細字一行曰蘇長某年月日在本州城西造七星橋一座遂持以上稟主者批曰延壽一紀即今先兩卒送還至中途同聲賀曰追人到此萬無一回汝獨再生當以利市及功德酬我蘇問其目曰功德乃金剛經

利市則紙錢是也又曰我兩人豹皮禪已故併為我換之蘇曰家非獵徒安得此曰以布帛盡之足矣又問今誦經當召何僧蘇曰欲請祥符寺圓閣梨曰寺有二圓師汝所召者何人是曰在彌陀閣後者皆喜曰此僧甚至誠真得人矣行到一池邊荷花正開卒喚蘇立觀俄推墮水乃寤蘇時年六十果七十二歲而亡

雪香失釵

樂平東關民張五即淳熙七年姻戚從假貨物付以一金釵過期不反張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還家遣

婢雪香持所欠取之既得釵半塗登廁慮其墮也種于壁間溷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兵往來其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度係陪錢取典已自忿躁更將元物失了必謂我與人奸通把釵與他將痛打而致死地未可知與其受杖而死不若先討箇去處遂徑趨水濱弓手望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釵本喜爲橫財今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雪香服事三十年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而盡可謂至寃不如分付與人做一段好事妻以爲然併

與釵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邊民王二婦懷弓手恩恨不問姓名尚能畧記其形狀經四年因往溪頭挈水渡船人已滿載中一人絕類弓手者近扣之信也邀還家其人辭以文書有限若遲一渡便是阻了五里路不可相從婦力懇請乃俱行船即離岼婦及家告其夫方相與啜茶聞渡呼噪喧出視之船中流而覆溪正水漲不容奔救溺者凡三十六人弓手獨免一茶之頃端爲此故陰德之報豈不昭然楊仲淵說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第爲郡居會稽府捕其家

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為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囑吏姚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兩在其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諸命下即與諸弟子輩共飲決以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君出探息耗果不可免徐用此計未晚無為先就死地張再三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如罪即命盡釋之一家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金護之

恩以所說百金為餉拒不肯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為名士時以為陰德之報云

順伯說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沒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舟於江岸一家畢登避于高阜既免而生生之具一物未將方擬回船裝取望水勢橫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呼叫哭聲振野富翁曰吾家貲失之容可復有豈宜視从魚鱉而不救哉即分命子弟各部一艘自下

清平山堂書畫志卷之七
及上以次救載并其所携囊篋皆以自隨至濟則又
往訊往來十餘返所濟毋慮千人悉脫沉溺之禍明
日水退邑屋無一存但莽成大沙磧富翁所居沙突
若堆阜遣僕併力輦器則一區之宅儼然如故什物
箱篋按堵無恙惟書冊衣衾稍沾濕耳是時翁之子
就學於永嘉聞難亟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此惜不
得翁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獨未知其後事耳

天台士子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溢幾冒郭門民
死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黃岩水

未發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
斛纔出溪口波濤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
維舟高岸遇漂至者欲盡救之惧舟力不勝於是每
濟一人則擲弃一籬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
矣乃載之還城時尤延之表為郡守嘆賞其仁即治
盛具延請而餽以錢五千處以門客遇恩澤遂補登
仕即同時有一巨室處女其家漂沒獨坐于浴斛泛
泛垂死逢魚艇過其旁呼之曰我某坊某家女能救
我當以臂間金纏相謝漁人載之回則無其家矣女
哭幾絕解纏謝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以自

贍不忍取也捨之而去漁人之賢乃如此使遇惡徒
將奪之金而投諸江矣豈復有活理邪延之言恨不
得其人姓氏云

黃汝楫

越人黃汝楫家頗溫富宣和中聞方臘犯境以素所
積金銀緡錢計值二萬貫瘞於居室而避地于深山
忽有賊執白旗遊奕者來且揖且拜黃驚懼答拜認
其人蓋舊僕也且言吾主將拘掠士民女閉之空室
從索金帛取贖則放否則殺之黃惻然曰所囚人幾
何曰無慮千數黃曰我藏物於家約值二萬緡欲盡

舉以贖千人之命可乎僕曰足矣令歸白之明日當
奉報遂去而旦至如其請乃悉發所瘞輦輸其營千
人皆得歸詣黃謝為其念佛祈福懽聲如雷亂平後
夢金甲神人長丈許從天而下呼謂曰玉帝有勅以
汝活甚多賜五子登科至紹興中黃為浦江令開闢
閱同登乙科次舉又二子中選如神所告

鄭庚賞贖

建炎中鄭庚為吉州太和丞時虜寇曾無敵易當世
各聚衆擾郡邑朱丞相為江西安撫大使避李成兵
自九江移治廬陵庚薦叛將楊勅可收用使立功贖

罪丞相聽之勅遂破賊奏凱感庚之恩縛男子二十輩衣以緋巾遣部詣庚所使作親獲以邀賞庚驗其皆平民也解放之時有他功可遷秩既列上吏部而審會留阻經年未回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庚轉丞蕭山未知也西興寨卒携文書數幅來言曰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吹此文書墜沙上聊取觀之見公姓名在焉敢以獻取而閱視乃吏部甲庫案行遣賞典也令此卒持以白縣縣以白府府為申送省部遂獲進一階人以為不殺二十男子之報也

高南壽捕盜

高南壽福州人赴省試道出衢州境憇大木下聞有人聲喀喀出于後回首覘之一男子方投縲氣猶未絕為解索酌水灌救移時而甦云是開化弓手尉逸一妾遺跡捕盜知其在家子家為他郡牙僧轉貼數十千欲辦取贖問欠錢三萬家業窮空無由足其數而子姪壻皆充役若徒步歸報必遭譴怒計無所出寧以身就死庶不貽家禍也高惻然傾囊貲三十千與之遂行是歲中科適調開元尉既到官詢問所救之人則亡已久矣邑有兇盜劫巨室州督捕甚峻至闔門不啓期以必得高大窘獨步小亭旋繞百匝未

有計忽有拜于階下者驚問何人曰官人無怖某乃昔年蒙恩再生者今雖死念無以報德偶知寇所在故來告其人方醉卧郭門外神廟中宜亟往擒之高即集部曲出門鬼導於前至一大廟群盜祀神飲福醺然醉寢兩輩差不醉方收拾器皿遂悉縛之不遺一人高用賞格改京官淳熙六年知隆興奉新縣卒于官

陰譴門

林景度

淳熙初王浚明曉為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

度給事值其在省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之曰林氏戚矣驚問之對曰天向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怖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浚明因不知何事姑慰安之曰果如是林家將獲譴吾族何預焉無為自戚戚也因留食俟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災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機以為米數太多蜀道不易得當實審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西川往返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以半與之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顰蹙而去未幾林以

病丐歸到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諸林族子以為嗣亦輒不終竟絕嗣 季炎山說

閭丘十五

黃州村民閭丘十五者富於田畝多積米穀每幸凶年即閉廩騰價細民苦之既老且病不復能飲食獨嗜羊矢家人憐痛刻木為模置粉餌如羊矢狀使食之入手即投于地須真矢乃肯咽之如此數月方死當未病之初心常畏禍唯一意佞佛布施廬山僧無所愛終不知自改也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庭下與其徒數百人皆着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言旋下入東廊把文書一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審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却挽使西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不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既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殆一紀用免舉例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佇立有神人冉冉泛雲端下謂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

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
又細書曰為不合爭於婚姻事展十二年驚起遽語
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為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
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詬之惡子懼與婦人約乃納幣
結婚吾甥亦強克要焉惡子訟于官甥謁吾求援吾
與為之也甥竟得妻一時良以為得策不謂陰譴分
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為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菊花僊

嘉州士人黃棠能為文謂取科名如拾地芥肄業成
都府學學有神祠曰菊花僊相傳為漢宮女諸生求

名祈者影響答之棠嘗夜讀忽見美女立燈下驚問
曰汝何氏輒至此女笑曰吾乃菊花僊以君今舉當
高第故來報喜君初任郫縣主簿宜勉之遂不見是
歲棠獲鄉薦往赴類試適秋早行至郫縣境憇逆旅
有負水至者棠酌飲之又傾其餘以濯足居者曰村
曠乏水汲處數里得至此飲尚不敷忍用濯足棠怒
語之曰候我為主簿當治爾及試罷失利復入學逢
所見女子廊下誚其前言不驗女曰汝不能謹已輕
以告人且欲逞私憾豈汝容乎必欲成名須脩德乃
可棠自追悔省咎克責後一舉登科

羅鞏陰譴

南劍沙縣人羅鞏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自謂鮮過乞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而罪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寤追悔束裝亟歸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至家而卒

不葬落第

陳杲字克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

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問也寤猶疑而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治襄事後再試登第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乙集

禽獸門

殺生悔過類

牛舍利塔

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是黃牛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即日罷業哀從來所弃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趙善弋夢警

宗室善弋居池州貧無置錫以酤酒為生亦復間樵牛供客饌嘗夢被追到冥府庭中兵衛甚肅過之凜然主者端服踞几氣象艷然呼弋罵曰牛之為物有大功於世汝何忍屠剥不少貸今令汝試嘗此苦舉手指獄牛即持巨釘尺餘銛利可吹毛釘其首血洒地痛楚切骨善弋仰呼乞命請改過主者色少霽命去釘曰審爾則大善吾陰相爾生理使爾不困乏方拜謝欲去間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意緒窘怖望殿上拜不已主者曰正切戒之勿憂也還退而覺

則鷄唱矢喘汗被體小婢報僕將殺牛可起視之一水孳蒼色腹有胎恍然警悟立命牽付僧寺捨為長生牛但啓酒鑪凡平日所為跡不謹者皆掃去恂恂為善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之衣食稍豐裕後用量試恩補官淳熙九年為隆興府兵馬監押嘗以其事勸人予長子釋監府倉故傳之

盛道者

盛章尹開封以威黠著徽宗賜以宮嬪國色也性亦嗜殺大率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
韓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為嘗挾弓矢往山間望樹上
有鵲巢即射之不知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後言曰更
汝眼為箭所中當何如反顧無所見權懼其異亟登
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即死權甚悔拔佩刀斷
其弩未幾與賊戰流矢集于鼻皆之間去眼不能以
寸病金創久之乃愈

王子彦直子温說

虎丘鵲

平江城內憇橋巷民郁大好養鷹鵲之屬以捕鳥雀

一黃鷄尤鷲每出所遇無得免者軋道初嘗拉其友葉生等數輩擊鷄出郊至虎丘道中見群鵠啄食陌上潛解縲將縱取之鵠作人言曰饒我饒我衆愕然佇立之次鵠飛起自空中墮三卵于地蓋驚怖之極墮其胎也郁本無賴亦為之痛自悔恨亟還家盡放所畜終身不復業

龍泉張氏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携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手痛甚捐刀少憇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群魚刮鱗剔腮其痛可

知特不能言耳盡數放之於溪即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父母恠兒不歸疑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遊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脊見骨然而面目尚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棹首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之肌體復故顏色悅懌人不知所以今居山二十餘年矣

吳氏放鱧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鱧為業日贏三百錢甲嘗得鱧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在腹言至再四驚覺無所覩燃火尋之聲在桶中一鱧仰首噏喁聽之

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悟曰貨爾求利本非善圖
即發心改業明日又以常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
負者放諸江潭鱣迎首引水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
我因貧不計罪福今既放爾乃相逐不捨尚有怨乎
應聲而沒既空手歸其妻以失利詬之曰爾必以錢
供飲博費矣窮詰不已具告之弗信是夜夢數十人
言汝別處經紀可往某路二十里間當遂意寤憶所
指非常人行處試往焉約二十里草蔓深密中似有
物視之得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歸
以為本家遂小康

張四海螭

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四世以鬻海螭為
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實于家計逐日所售入塩烹
炒杭人嗜食之積成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六年二
月之夜螭在盞盡緣壁登屋上及人衣掃之復集至
於沾着肌膚不去張慨然有悟遂發誓云從今日以
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願諸佛監察
言訖螭悉墜地天明罄所畜投諸江而改業鬻豆腐
自給贍矣此德卿說

余三乙

鹽官縣黃天蕩民余三乙世以屠狗為業因娶妻得資裝數十千嘗取銀釵一隻貨于市就路旁人家買狗議價二千五百餘余只與二千三百欠二百錢他日當携還遂率以歸到家不解縛寘壁下令妻燒湯余急如廁聞人喚三乙嫂不知所從聲至再審聽之乃狗也問曰是汝言乎應曰是我乃汝翁但汝不識我我在生時造業多負累人錢物已七死吾兒手中今幸只欠二千五百而有二百在宜速償之不然更須來汝勿語夫恐聞此言不肯見殺則又不能脫離耳叮啞諄切言訖余至妻云湯已熱適鄰家請我喫

茶須略去及回則狗已披解祀上矣妻懼感窘懼余不知也携肉出貨歸而喜曰今日甚利市得錢多止餘一半割以啖妻妻以食素辭明日携餘肉出既歸復取所剩與妻妻仍不食余怒曰當時煮肉未熟汝便取食今若此何也妻未答不覺墮淚力問之始具以告余驚痛失措以口向地出而哇之良久就寢三日方醒妻泣曰事已如此慮業報牽纏相與行乞於市余曰得無貽笑隣里妻曰我籠中猶有布數疋可資以為生理余從之徙居臨安外沙撲賣頭簪篋掠日誦阿彌陀佛萬聲祈懺宿罪至今尚存

檀源唐屠

樂平縣檀源民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與人屠宰
慶元元年三月白書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言是
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構訟
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身仰卧地
上妻兒環哭始是死矣即懇吏曰不審何事見攝還
可再生否畧不答泣告再三方言照殺疇子公事富
答云自念平生不妄踐踏蟲蟻只記屠牛十三頭猪
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到
愛河橋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借進至一河邊再拜

高橋跨空有緋衣官人執簿立吏附耳語曰此判官
也兩犬極悍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
緋衣爲閣筆曰幾乎錯了殺疇子乃彭富與汝不相
干兼汝壽數未盡更當復生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
屠之數各啣一紙浮河而來緋衣叱之去仍命數卒
遮護戒之去今再還人世便宜改業做善事誦佛經
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可遂令掌朗念阿彌陀佛
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
治田業

源居楊彥明說

童七屠

台州近城三十里外有小寺亦曰徑山路口有屠者
童七家世宰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人轉販入城中
挑賣用是以給其家淳熙初年歲夕家人忽夢其先
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使我輩比日十餘次
作猪來宰死於其手今園中所畜總我輩也還債已
足切勿更事屠宰至旦往視之群豕悉變人首皆是
若祖若父伯叔姑姊妹姪皆悲酸出言大畧與夢所
告等而下體則猪也頃之復故而外人不知也童以
屋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咎悔而改貨紗帛自給
至今猶存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乙集

禽獸門

放生獲報類

村叟夢鼈

崑山縣東近海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內泊大舟舟
中罪人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來各哀呼求救繼而
舟師携錢詣門采米寤而怪焉迨旦啓戶岸下果有
一舟舟子市米與所夢合亟趨視滿艙皆鼈也塚壘
繚縛莫知其數詢其所之曰販往臨安鬻之叟悚悟
此夢問所直若干為錢三萬叟家頗富贍如數買之

盡解縛放諸水是夜夢數百人被甲於門外唱連珠
喏驚出視之相率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令君家五
世大富一生無疾壽終生天自是叟日康寧生計日
益乾道中事也方可從說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約三
十輩兩人如夫婦立于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
中似許之明日閑步門外逢村民負鼈來傾置地上
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惚如昨夕事遂買
而投諸深溪是夜夢二黑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

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
蓋向者在波浪中為人所捕也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有田山邑艱得之隨得
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見鼈二十
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
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食床鼈競緣四脚而
上棣大怖謂曰我原無食汝言何為迫我叱之而寤
明旦啓門有村僕持所覩劉元中書致一竹筥餉鼈
二十八頭發視之絕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

捕鱉赤手行水際察砂石間則知鱉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放親黨乃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矣

殺生報應類

湯七娘

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害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下忽臀髀牢繫不可動蓋已聯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經數日死未死前其家猶牽往野中與人適視冀得減罪子孫自是

改業

海島大竹

衡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經三寸許血痕宛其中自言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山邊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皂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答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是何處何為尋覓皂衣不應夾捩以前滿路刺稍如棘針而甚大刺足應絕不可行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

敢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為戒
曰有如何不信有何物為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
歸便見兩人携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解血盈
管下流污水云方鋸解因未了聞呼即至不暇滌鋸
也遂持竹回舟既還家即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溷
迹丐中趙振甫屢見之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
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桿叢焚燎其毛羽淨盡乃持
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徧體生麤皮鱗
皴如樹遇其苛癢時非復爬搔可濟但取茅桿以燎
四體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即輒令人
以竹片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為殺生之報如是
三年日日償此苦然後死

程立禽報

饒州効勇管兵程立人物懦怯專好彈射飛禽以供
食啖目之所值必思得之而後已雖棲於簷間巢於
林木亦升梯攫弩并雛卵悉取之弩矢彈圓未嘗停
手儕輩皆惡之然覩其暴殄已甚每勸止之恪弗為
改慶元初春病赤目蒙蒙無所見厥身如坐湯火中

白晝居家覺群鳥無數飛鳴于前繚繞交啄楚痛悲
嘶頃刻不堪忍呼家人驅逐皆云無之臨死踰月朝
夕受苦飲膳不能入口形骸羸削全如禽鳥已燔剥
之狀瘡孔遍體轉側艱難呻吟之聲四鄰亦為撓聒
至秋乃死

趙監廟

建康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
趙曾鹿三四頭日縛一枚以尖鐵管插入其肉間火
刻血凝滿管乃止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
充盈徒飲啖而所殺亦多矣晚得病遍體生異瘡陷
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三瘡中注沸湯灌之痒
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大
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
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
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
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之也伯殊不信
潛往瘞所發視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
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

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泊別一人往視之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寃之策伯教以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有鼠撥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

程氏諸孫

德興縣上鄉新建村居民程氏累世以弋獵為業家業頗豐因輸租入郡適逢廛市有搖小鼓而售戲面具者買六枚以歸分與諸小孫諸孫喜正各載之群戲堂下程畜猛犬十數皆常日放獵所用者望見之吠聲信信爭趨前搏噬杖之不退孫即死者六人犬吠所怪蓋其理也亦世獵膺報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為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挈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至晡而返老矣尚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遂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將蓑衣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啞齧不置若披蓑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煤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子以千數爭入水視之已化為蝦如是累累不絕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冢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為業死數日矣此其塋處也始驗其骸為蟻所食而復墮蝦數云

舒懋育鯁鱔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鱔為業多有鯁鱔甕器中旋烹賣一日發甕失所蓄尋之乃緣着屋壁累累欲上而無所留繚繞蚪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為蔬饌經數用所入殊薄不足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蟠井中不復悔省拾取而烹之時軋道五年春也及時疾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鯁鱔頭喙突出痛楚時甚後一月乃死

陳五鯁報

秀州人好鯁為軋謂之水族中性最暝者雖孳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信復得疾躑躅床上纔著席即呼舂掖之更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每

得歟寘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
中鹹為鹽所螫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為屑所傷鹽味
徐徐食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鹹死時云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食蠓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几上
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為一螫鈴
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為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
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取付鼎鑊紹興

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
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蟹
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使我立其
上群蟹爭以螫瓜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
適真官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
告乃父泣禱于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訴曰痛豈復
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持以受
生庶得免罪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生神章板每夕焚
百紙終喪乃罷 徐持說

不食牛報類

李氏父子登科

李田者台州仙居人其子某夢人推一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借觀許之徧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皆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與父相繼擢第

朝待問

隆興癸未禮部試進士葛楚輔在場屋並案有江陰朝待問者硯壓其姓之左但見右旁葛言某顏氏也

凡三日皆呼為顏文試後旬餘葛寢未起有客持刺字求見僕者辭之朝曰我即與汝主公場中鄰坐誤呼為顏丈者也適得一好夢故急來言僕入報葛披衣起延接朝曰吾見春榜矣葛驚問故曰昨夕夢到仙府正見於榜末甲有朝待問字而墨塗去之扣所以一真官曰以汝愛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脫無以為計友人曰盍禱之即謝過曰自今已後不復敢再食真官者又曰汝果自此不食邪應曰然遂取筆復注姓名因借榜細觀見親朋中選歷歷能記者三十二名覺而忘去獨能記君蓋又處吾下也洎揭榜果

然朝自是不食牛後為邵武軍教授缺薦牘一葛時
以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乃援昔夢為辭致書以請
葛葛即薦之得改京秩

翟楫得子

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
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槃送一兒甚韶
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
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
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竦然而誓合家不復食遂再夢
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為成人

周階說
乙集三卷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乙集

禽獸門

靈性有義類

黃主簿画眉

黔縣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
入其室收拾衣食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画眉一
禽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踴籠中
嗚呼不輟聞者以為遭猫搏噬起視之盜望見驚懼
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矣一禽
之微懷哺養之恩而所知報如此人蓋有愧焉黃說

麻家鸚鵡

荆南居客麻成忠淳熙十五年四月有外寺長老壽
普來相見良久麻入書室取圓覺經一鸚鵡在籠籠
中忽鳴曰告禪師望賜慈悲救拔普曰爾有何事曰
囚閉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普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
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類為物所梗者若是數月麻
嫌其不語放使自如徑走赴普老坐傍啾啾致謝普
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之厄又求指教普
令誦阿彌陀佛少頃即去經八年餘慶元二年十一
月普遊行至桃源縣為王家住庵一小兒來謝問為

誰曰昔是麻成忠鸚鵡荷師方便遂得為人今在四
巷蕭二家作男子矣曰以何為驗我將往視汝曰弟
子左脇下尚有翅毫存明日普訪蕭氏審訂盡得其
說

馴鳩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庵隆
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携以歸躬自哺
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屏几間是歲十
月其徒急月復主慶善寺迎致其師于丈室之西偏
逮暮鳩歸則聞無人矣旋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

清平山堂... 卷...
憐之謂曰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
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撫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鳴
呼孰謂畜產無知乎寶思叔說

向生驢

樂平人向生有陸圃在懷義鄉戒其佃僕曰此地正
好種菜豈僕以為不然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驢至彼
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方異其收成而弗獲劇失望
即入室取利斧出割刃已及向急跨驢而走因傷墮
地驢舉兩足舐僕又人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步僕既
逸乃還護向人或過其前輒蹄觸之無敢近者復啣
草覆向體迨暮芻秣者至始嘶鳴往迎引以視向遂
得脫歸

根溪李姥告虎

婺州根溪李姥年六十有數子相繼疫死諸婦悉更
嫁但餘一孫七八歲姥為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
歸裹飯哺之相與為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
擷茶一虎躍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經搏
兒舉足簸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拊虎大慟具述
平生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生為香
火主兒死則我嗣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

有平山堂集卷之四
一三
瞑目弭耳若慙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楊一公犬

鄱陽縣北二十里席坊陶麓者所聚處勢迫僻居民
楊一公欲買犬防盜因入城遇客携一籃中貯五稚
其一稍大而狀貌甚俊楊方酬價為傍人所先殊不
樂漫許其次未竟前人復來曰我才抱行數步便咬
我手指血流小尚如此大必傷人慮及所害今不願
買宜以元錢見歸楊喜大符已所欲得即以二百金
買去甫半載高大勝於群畜每出外必搏鷄鴨以還
妻極不自安曰是且為吾家起爭鬧不若轉與人楊

不可但呼至前責諭戒飭自是不復虐鄰里唯登岡
原獵逐狐兔一日或獲十後因去家遠以為虎噬乃
縻以鐵索善飼啖之不放出遇外人至尚奮吼欲齧
如姻戚賓友不以識與未識輒掉尾乞憐家有猝客
相過無肉食可待則語之故解縛縱上山良久必啣
一物畀主復就縛歷五六年楊謂人曰此犬已屬他
人而無事遭齧自入我家略計所致須二三百千豈
宿世負債今相償乎好事者欲以馬易之楊不忍也

李大夫庵犬

無錫李大夫家墳庵名曰華麗邀惠山僧法高主之

高爲人柔和好接納凡布衣緇黃至必待以粥飯其與同堂雖或遇過時亦特爲具饌了不慳吝如是三十年往來稱誦已嘗盛冬苦寒而一客游謁高延之入坐日祀吳客指腹告餒云自旦到今未得食高憐之適庖人及僕使數輩俱不在乃自取米淘澤作糜蒲噐客食畢雪忽作高語之曰天色甚惡秀才宜少駐即啓西房使宿一榻上并授以布衾迨昏暮高閉門入東室擁爐視客冷卧喚之附火踰時客起取衾烘炙將就寢忽萌惡念謂此僧住庵必當富有衣鉢今旁無一人若乘勢戕殺席卷其囊以行誰能禦我

是時高方暖困遂舉衾蒙其頭拆炉側大輓打數十下仆地未絕繼傾餅內沸湯沃濯高叫呼久之乃死於是執燈發篋皆敝衣敗絮僅得一銀香爐重二兩許客悔恨欲去而雪深夜求道黑不可行復返宿舍坐而須明從後墻越遁庵中一犬隨而悲吠至三四里過山嶺猶獰怒弗舍遇兩村民從山北來犬鳴聲益悲伸前足伏地如控訴狀民疑焉謂客曰此李大夫庵犬也凌晨雪逐汝而來兼山間非行大路尋常不曾有人用早經過者觀犬聲殊哀憤吾曹當相與詣彼察其故幸而無他則奉送出山無傷也客強爲

辯說不欲遂而度不可免遂偕返及庵外門尚扃民
亟集近居者入驗僧尸正在地爐邊流血凝注客無
可辯自吐實本末受執詣縣竟服大刑是日非義犬
報恩復讎必里保僮奴之累矣

顏氏義犬

湖州烏程鎮義車溪居民顏氏畜一大警而馴顏氏
夫婦業傭留小女守舍並舍有豬池女戲其側跌而
溺父母不知也忽見犬至前鳴吠異於他日行且顧
若將有所導者顏怪之又其首脊皆苔莖纏繞憂疑
心動乃從而還家則女子在地奄奄僅存餘息叩之
四鄰無應者携歸灌救半日始醒問所以然曰顏記
初墮時犬從岸跳躑既淪溺就死不能復知其何以
得免也視其足踝有齒痕隱而不傷於是知為犬所
拯云時紹興十九年六月也

龜山孝犬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數子兩月後皆為人求去獨
存其一方欲隨母行而母忽為虎所食趙呼邀隣里
數壯者持矛逐之虎舉步捷馳不可及稚犬悲鳴往
趨虎後啣其尾左右旋轉虎回頭搏噬不能傷帶之
以走犬為棘刺挂胷皮毛殆盡流血洒地終不肯脫

口虎由此亦係累奔逸稍遲已遭追及死於刃下也

孫犬

長老知策住持山陰能仁寺畜一狻甚馴名之曰孫犬嘗以遺總管夏侯恪寔諸馬廐策每訪恪孫犬認轎乘僮奴則跳躑掣頓不已恪憐之復以歸策策住山六年辭去不得一日拂早為遁計時淳熙十一年八月中秋日也孫犬覺境象不類常時即泣下絕食末午而死剡人唐大時寓寺中親見其事嗟異之

全椒猶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為滁州守全椒縣結正一

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有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馴每日在旁夜則宿於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為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昏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吠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詣縣市愈追逐哀鳴市人皆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聲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辯然數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正微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

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此犬之義甚似前無錫李大夫庵者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又可信云

李氏猫

大庾嶺民李氏畜二牝猫各產四子更出迭入交相為哺家人始怪之久而以為常旬日後一牝為犬所噬其一啣死者之子寘已窠與其子合死者子猫含怒作聲有不相安之意猫毋遍舐環附縈縈先後若欲安而全之不忍捨也久之乳力不能周日以羸瘠而奔走遮護如初時終其雛哺能自食乃已

李大夫庄牛

李彥威大夫買田上饒春務正急莊農來告所得牛喜舐觸而不肯耕請鬻之別市堪使者乃售于沙溪屠家既成券約三日來取於是痛加鞭撻極刃驅以耕及屠人至方解縻欲分付問牛弭耳斜睨若忿恨然伺便奮外觸農腹抵其腸於角上低首就執也

義鶻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温州赴福州候官王簿道過平陽知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有雙鶻巢其上近為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鶻殿之前大松上三鶻共一巢數年外

巨蛇登木食其雛鶴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鶻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鶻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為三四鶻亦不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妻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卧戶下僂僂然往來他處已復歸常作聲鳴鳴若有所尋索而悽咽

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不食久而肉消骨立長號鼓聲而斃

劉承節馬

浙江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從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賚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杖入劉房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

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途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而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跼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必是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疑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誅死

饒風鋪兵

金洋之間驛路蕭條但每十里一置饒風鋪卒送文

書已逼暮值一虎從旁來有攫噬意卒窘甚駐立語之曰我聞汝亦是靈物我今所傳文字係朝廷機密下制置司者汝喫我無可辭此一筒制敕符命如何分付虎弭耳低頭為聳聽之狀徑捨去卒到它鋪交遞畢因留宿與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處復遇竟為所食乃知命分當死於虎疇昔之免端為文書故云

張氏燕

張子韶南安所居堂東廡短簷下二燕各營巢其一群雛皆長已飛去一巢數子待哺終日而母不來蓋

為物所搏也張公憐其悲鳴為徙置空巢意其同類
認為已子而飼之已而一燕至徘徊不入去之須臾
復啣一物如乳哺者孤雛爭接食張望見頗喜後二
日至其所則巢中寂然視地上皆折翅挺足張口閉
目偃仆不動細視之皆有棘刺梗其喉舌張嘆息久
之王堂閑話中亦有一事相類

杜郎中驢

杜經郎中河中府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業
稍給買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
經日夕乘跨而好酒復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於

是每施鞍輒縮粟悲鳴若恐懼者初不知其有懷恨
思報之心嘗往丁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有十里欲
急歸加鞭愈切小童不能追隨負衣藥笥居後驢忽
蹶經於地未暇起為所踣齧食其股且盡氣未絕驢
偃偃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視驢口吻
皆有血諸子裹炬到其處經尚負痛能言昇之到舍
而死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乙集

禽獸門

禽獸虫魚之異類

廣府大蛇

南海地多蛇而廣府治尤甚建炎中某侍郎為帥聞
雄黃能禁此毒乃買數百兩分貯絹囊挂于寢室四
隅經月餘日卧榻外常有黑汁從上滴下臭且臊久
而不可嚮邇使人穿承塵窺之則巨蟒橫上死腐矣
於是盡令撒去障蔽死者長丈許大如柱旁又得十
數條皆蟠糾成窠穴他屋內所驅放者合數百或奇

形異狀自是官舍為請鄉人徐叔義時為轉運使親見之

南京龜蛇

靖康元年閏某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分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但見有目光射人頭鱗如錢朝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寘于城隍廟群人爭往觀公畏有感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

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功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去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縉雲鱸飛

縉雲縣溪澗淺涇尋嘗無大魚漁者常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鱸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鱸至未及食忽雰霧晝冥雷雨驟至梓中鱸鱖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凄寒坐客毛髮皆立大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內猶黑秉燭令視則有两妓

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
踰旬始平識者以為龍螭之類也

瓦隴夢 瓦隴蟬也

洪慶善妻丁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
江陰或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
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蹠體臞瘠前後各以一瓦自
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抑何
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密
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
得活者與夢中類同

趙乳醫

資州去城五十里曰三山村地產茅香絕佳草木參
天豺虎縱橫人莫敢近乳醫趙十五嫂者所居相距
三十里一夕黃昏後聞人扣門請收生遽從以行趙
步稍遲其人負之而去語之曰只閉眼聽我所之切
勿問登高涉險奔馳如風趙不勝驚鹽至石崖下謂
趙曰吾乃虎也汝不須怖吾平生不傷人遇神仙授
以至法在山脩持已三百年今能變化不測緣吾妻
臨辱危困叫號累日知媪善此伎所以相邀儻能保
全母子當以黃金五兩謝便引入洞中具酒食見牝

虎委頓且跪趙慰勉之於洞外摘嫩藥數葉揉碎室其鼻牝嗜噉數聲旋產三子其夫即負趙歸明夜戶外有人云謝你救我妻出此一里他虎傷一僧便袋內有金五兩可往取之黎明而往如言得金

九頭鳥形狀

九頭鳥謂之鬼車人多聞其聲而鮮覩形狀戊志所書明州海上出者只云如大蘆蓆耳淳熙初李壽翁守長沙此禽時以中夜鳴噪深惡之揭傍募能捕者每獲一與錢十千飛虎營兵用手弩射之中其腹而墜持詣府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缺

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一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而動亦有所動亦有所向不同更相爭拗用力競進而翅翮有傷折者其異如是姪婦吳氏乃李公外孫女也幼時亦見之唐陸長源辯疑志云應洛間春三二月寒食之際夜陰微雨天色晦冥即有鳥聲軋軋然度立庭下家人更相惶怖呼為九頭鳥載鬼過兼以此鳥曾經閉門碾斷一頭至今血滴若落人家皆為災咎通推門作犬吠以恐之責其速過有水北張岸者家事弋獵常聞此鳥過聲去堂不遠遂以竹竿於屋上三五丈張羅以伺之一枚為所得把

火照之類野狐而黑嘴長洛中呼為渠逸鳥蓋能述其大略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案拭按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後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敢奏都人圖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驢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生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岸駝岡至萬勝

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為大河决溢然晴色清澄河初未嘗决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達曉水未平定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决其下流乃自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灤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為龍復仇云

荆南虎

唐小說多載虎將食人而皮為人所奪不能去或作道士僧與言語南城鄧秉見故山陰宰李巨源說一事大與古類而微有不同者建炎間荆南虎暴甚白晝搏人城外民家多遷入以避張四者徙居甯畢未

及閉門而虎突然遽至急登梁喘伏虎未之見也升堂脫其皮變為男子長吁而呼曰吾奉天符取汝汝安所逃死邪遍歷室內及居側林莽間尋之張度其已遠乃下取所留皮縛置梁吐暮虎還視皮失之矣意緒窘擾大咤曰汝既避匿又竊我皮吾奉取十七人今已得十有六獨汝未耳儻不信吾看我懷中丹書遂探出陳於地曰此天符也十六人姓名已勾了正餘汝在善還我皮當捨汝能指示我筆墨處乎張念久不佞去忠將益生應之曰還皮易耳汝即食我柰何曰我雖異類不忍負信豈有相誤理張指示之

則徑往拈筆勾其名張乃擲皮下虎蒙于體復故形哮吼奮迅幾及於梁張戰栗膽落欲墜再三虎跳出不及顧明日聞六十里外者長報縣言昨夜大雷震死一虎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若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文漁父有夜設網且得鱗數百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貴次年秋始平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墻地名上弓灣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

殺蚕報應類

酉陽雜俎文諾臯編載新羅國人旁也求蚕種於第弟蒸而與之也不知也至蚕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蚕飛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恠誕近宿州符離北農民

王友詢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狼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相面諒嘗丐蚕種於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以疑妬焉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見蚕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顫一月而死及諒蚕成繭蟠然如甕經之且得絲百斤

江陰民

林敷明甫說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菜葉價翔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蚕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蚕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為然乃以湯沃蚕盡死瘞諸菜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剗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證為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

南昌胡氏

淳熙十四年豫章蚕盛菜葉價直過常時數十倍民以多為憂至全家哭作蚕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富家或用大棺浮籬管其上傍置緡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若饒於菜者願奉此錢以賞乞為育此蚕斯無愧於天地他不得已而輦弃者皆蹙頰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菜柘有餘足以供饌志於鬻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蚕妻非之胡不顧喚厥子

携鋤斫菜下爲大坑窖之且約遲明采葉入市自以爲得策飲酒醉寢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謂有盜舉火就視蓋蚕也以帚掃去之隨掃隨布竟夕擾上一家駭懼妻尤責言曩愆胡愈憤怒決言屏滌盡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鬻之利俄又聞嘖嘖聲胡呼曰莫是箇怪物又來也亟起明燈足纔下地覺爲虫所齧大叫彌痛其子走起亦如之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間人蚕已作繭胡菜葉盈園不得一錢也

張翁殺蚕

乾道八年信州菜葉驟貴斤值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蚕再眠矣忽起謀利之言告之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蚕尚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奈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採菜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輕潔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蚕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蔽婦床下是夕適有竊菜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

無罪妻瞿然疑必其子趨視之果也即解裙自經于
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婦一身燭
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
官婦急脫走棗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
也天報速哉黃泣琬說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